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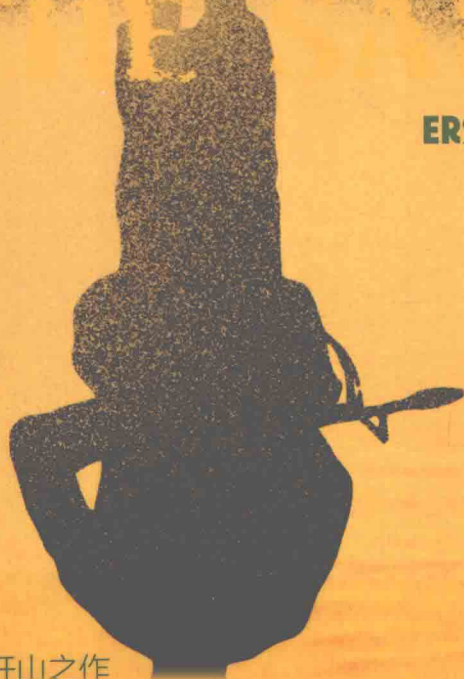
# 沙岸之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小说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ERSKINE CHILDERS

【英】厄斯金·柴德斯 著  
王志慧 译



全球公认的现代间谍文学开山之作  
世界十大经典间谍小说之一  
51个版本，风靡全球

简体中文版首次发行

英国前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  
本书是英国海军创建北海基地的主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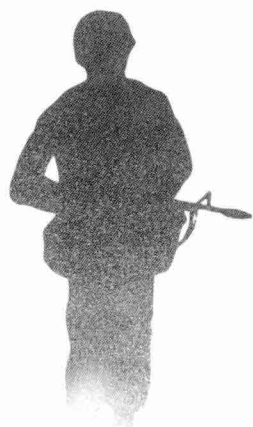
# 沙岸之谜

THE RIDDLE  
OF THE SANDS

**ERSKINE CHILDERS**

【英】厄斯金·柴德斯 著

王志慧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沙岸之谜 / （英）柴德斯著；王志慧译.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506-0687-6

I. ①沙… II. ①柴…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135822 号

书 名 沙岸之谜

著 者 （英）厄斯金·柴德斯

译 者 王志慧

责任编辑 李相东

选题策划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邮编：102600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87-6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10-83670220）

## 前言

关于写这本书的由来。

1902年，也就是去年10月的一天，我的朋友卡拉瑟斯来我家找我。聊天的时候，他先要我保证说不会把他告诉我的事讲给别人听，然后很详细地给我讲述了这本书里所写的整个航行经历。而在此之前，我跟他的其他朋友一样，也只是知道他刚刚跟一个叫戴维斯的人完成了一次航行，这次航行经历让他终生难忘，以至于影响到他后来的行为习惯和为人处世。

卡拉瑟斯给我讲得绘声绘色，情节一波三折，尤其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遇险经历，让我听得很入迷很激动，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最后补充说他和戴维斯回到英国后，已经把在这次曲折的航行中发现的重要机密报告给了英国当局，他深信如果政府在得到这些情报后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将会使英国避免一场浩劫。

卡拉瑟斯还跟我说，其实他们在最后决定要告诉当局这个重要情报前，有过一小段时间的挣扎和犹豫。至于原因，各位读者在读后自会知道，这是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的一场较量。

但是，他们俩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最后毅然决定把情报告诉政府，而不是坐视祖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且与此同时，他们俩还打算把他们的航海故事分享给所有人。其实卡拉瑟斯来找我，就是来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帮他想想该不该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众。当然，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顾忌就是，一个体面的英国人不光彩的所作所为要尽人皆知的话，他将受到世人的鄙视和指摘。而最无辜的是他的女儿，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也要因为自己的父亲跟着承受痛苦和耻辱。

当然，几经权衡，我最后还是决定把他的经历写成书并出版，也希望这本书可以提醒我英国政府在和平年代也要居安思危，不可麻痹大意，要持续地巩固国防，为英国的繁荣昌盛提供坚实的后盾。在初步确定写作思路时，我决定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讲述者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卡拉瑟斯，这样读者更有身临其境之感，更真实可信。我力求将最精华的内容奉献给亲爱的读者，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总之，在欣然同意写这本书之后，卡拉瑟斯把他的航海日志交给我作为素材参考，而且详详细细地把很多细节都给我讲了一遍。还有戴维斯也把他的航海图和地图拿了过来，同时也尽最大可能回忆和讲述了他前前后后的航行经历。本书故事发生的年份略去不表，故事中涉及的人物也都是化名，为的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但别忘了，他和她就生活在我们中间，鲜活而生动。最后，希望亲爱的读者可以在这本书里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厄斯金·柴德斯

1903年3月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前 言 .....          | 001 |
| 第一章 一封来信 .....     | 001 |
| 第二章 “达尔西贝拉”号 ..... | 007 |
| 第三章 戴维斯 .....      | 017 |
| 第四章 回忆 .....       | 025 |
| 第五章 石碑见证沧桑 .....   | 033 |
| 第六章 施莱湾 .....      | 041 |
| 第七章 被撕掉的一页 .....   | 049 |
| 第八章 固执的戴维斯 .....   | 059 |
| 第九章 舍命陪君子 .....    | 071 |
| 第十章 一个崛起的大国 .....  | 081 |
| 第十一章 探路者 .....     | 091 |
| 第十二章 我提出了新思路 ..... | 099 |
| 第十三章 我们调查的意义 ..... | 109 |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第十四章 在沙洲岛间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 | 115 |
| 第十五章 本赛希埃尔 .....         | 123 |
| 第十六章 范·布朗宁中校 .....       | 131 |
| 第十七章 一场误会 .....          | 147 |
| 第十八章 皇家护卫 .....          | 157 |
| 第十九章 没有回头路 .....         | 163 |
| 第二十章 一本泛黄小书引发的猜测 .....   | 173 |
| 第二十一章 梅默尔特岛上的谜团 .....    | 185 |
| 第二十二章 四人秘密会议 .....       | 195 |
| 第二十三章 改变策略 .....         | 207 |
| 第二十四章 饭桌上的心理战 .....      | 221 |
| 第二十五章 柳暗花明 .....         | 233 |
| 第二十六章 7个“希埃尔”村 .....     | 245 |
| 第二十七章 拖船上的偷乘客 .....      | 255 |
| 第二十八章 一起离开，回家 .....      | 267 |
| 结 语 .....                | 275 |
| 后 记 .....                | 281 |

## 第一章 一封来信

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一些人受自身职业所迫，需要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期间除了几张黑人面孔外，见不到任何其他人。他们吃饭时要穿戴整齐以保持体面和尊严，生怕被人当成不讲究的野蛮人，这几乎快变成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几年前的9月23日，那天晚上7点，我就是抱着几分类似的信念，也因为有一份与生俱来的自知之明，在坡尔公寓的卫生间里做着晚间的洗漱整理和修饰，来让自己体面些。我想如果此时比较我和某个在缅甸的长官，我兴许还能占上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籍籍无名的缅甸官员估计也就是个感觉迟钝、举止粗野的人，至少没什么高雅情趣。而我，哼哼，年轻有为，有地位有品位，接触的人都是社会名流，交往的人都是达官显贵。我在外交部就职，工作稳定，前程无忧，将来还有可能大有作为。那么像我这样特别热爱社交活动的人，要是不幸在9月的伦敦忍受寂寞，自我感觉是不会得意的，因为那就像是在慷慨殉难。我用“殉难”这个词显然太轻了，实际情况要更糟糕。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个烈士那样慷慨就义其实挺好的，但可悲的是，目前我的“烈士生涯”已然结束了。8月中旬那会儿，自己刚和“烈士”两个字扯上关系的时候，人们对我的同情还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而后来，当“烈士蜜月期”一过，就惨淡了不少。我知道那会儿在莫文·洛奇举行的聚会上人们还都挂念着我。我曾用简单含蓄的语言写信给阿什丽小姐，向她解释说由于公务缠身，我不便出席聚会。阿什丽小姐在回信中用一种特别体贴的口吻说她想念我。她写道：“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忙，但愿你别劳累过度，我们每个人都会牵挂着你的。”朋友们一个个都选择“逃离”，去做做运动，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都承诺给我写信，还拿我取笑，说向我致以慰问，就好像每个人都在眼看船要沉的时候都弃船逃生。而我却对自己的遭遇痛并快乐着，在我的世界注定最后要给四面刮来的宜人清风消磨殆尽时，我依然积极乐观地在前两个星期里优哉游哉。我开始似是而非地关心起其他五百万伦敦人民，用上不了台面的讽刺手法写了几封巧妙的公开信，间接地透露我目前的窘境，也暗示了自己很想得开，可以在这么死气沉沉的季节里，在伦敦的不同地方，跟一些伦敦人入乡随俗地进行娱乐放松活动。我甚至还曾合情入理地鼓动别人跟我一起来。也许我应该尽可能爱上与世隔绝的状态，可我肯定会遇到一群跟我同病相怜的人，他们可不像我一样能对当前的境遇淡然处之。我们下班之后组织划船游玩等活动，可我从来都讨厌在河上划船，人们吵吵闹闹，显得很没教养，尤其这个季节，更是如此。于是我就没加入“户外透气”小组，H君邀我一起在河边小屋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一早跑步进城，我也婉言谢绝了。我的确也曾跟凯茨比的家人共度过一两个周末，然而听说他们把房子租出去跑到国外度假后，我并没有感到沮丧，因为这种犒劳自己的方式不适合我。而我也不会对他们的做法总是冷嘲热讽。我敢说很多人都曾经像我一样，读了《一千零一夜》里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神往的探险后，一时兴起，渴望踏上冒险之旅。于是，有一次在夜色朦胧时，我跑到苏豪那块儿我熟悉但有点儿阴森的地方，然后继续往东走，可最后不得不停止探险，因为天气闷热异常。当时正好是周六晚上，我又在拉特克利夫公路旁的一家低矮的杂耍戏院里待了一个小时，里面的气味特别难闻。我旁边坐着个体态臃肿的女人，她酷热难耐，时不时喝点儿微热的烈性啤酒给自己和孩子消暑降温。

九月刚开始的一个星期，我就决心忘掉那些只能暂时麻痹自己一阵子的胡思乱想，安下心来过我这光荣且艰巨的三点一线生活——办公室、俱乐部和公寓。可现在我最烦心的事来了，老天这回对我可是狠了点儿，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我曾经觉得那些在聚会上念叨我的人在我的生命里是不可或缺的，可到头来真实情况是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人家离开我照样活得挺好。阿什丽小姐来信，给我吃定心丸，说人们特别想念我。那会儿，一切都还相安无事，然而F君（他当时也是聚会成员之一）给我回的一封信让我恍然大悟。想想当时我给他写信时可以说是相当用心地遣词造句，而他给我回的信，正如他信里所说的“匆匆写就，恨不得字能自己往出蹦”，最后信还姗姗来迟，那时，我才彻底明白那次聚会丝毫没有因为我没出席而使人们有一丝的不快，也基本没人说我没来挺遗

憾。阿什丽小姐的信里小心翼翼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你”，还特意强调“每个人”，如今想想都只是她的一番良苦用心罢了。我表哥内斯塔还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更受打击。他在信中写道：“现在你得天天闷在伦敦这个大牢笼里，相当难受吧，可是，话又说回来，这对你这样一个心眼‘坏坏’的小子来说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呢，毕竟你有幸做了这种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工作。”这两封来信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惩罚吧，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现在想想真是很傻很天真。我夸海口说自己在外交部担当“大任”，受我蒙蔽的这些人当中有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那些值得我信赖和钦佩的女孩子们。今年春天和夏天那会儿，他们经常和我一起吃饭，我灌输给他们我在外交部如鱼得水的印象，他们也都深信不疑。这种自欺欺人到最后我自己都快信以为真了。而残酷的现实是我的工作无聊透顶，说白了就是大闲人一个，干的主要也就是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没事就抽根烟，有空就写写不够保密等级的外事报告，再把这些报告做成规范严谨的一览表。我现在像是被囚禁在一个地方，倒不能说自己就好比是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尽管偶尔我也的确觉得生活中有这种所谓的“乌云”，就是说一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可能会导致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周密安排的假期计划被打乱，我这个小职员也曾深受其害。我本来打算跟K君去郊外一起打猎，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泡汤了。

说了这么多，回到刚开始，9月23日这天晚上，我梳洗整理，要出去吃饭，可有一件事让我挺闹心的。我只要在这座像个闷罐一样死寂的城市里再忍两天，我就可以离开这里，结束这软禁一般的生活，是呀，没错。可是，最最让人无奈的是，我发现自己要离开伦敦，居然没其他地方可去。莫文·洛奇的聚会早结束了。我痛苦地明白了一件事，我非但在那聚会上不受待见，人们反而风言风语，说我订婚了，拿我当谈资。这太过分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在人际交往上挺失败的，继而又开始愤世嫉俗，觉得自己其实挺可悲的。记得七月份人们邀请我参加过几天要举行的聚会，我因为有事说自己来不了，但当时回绝邀请时我还特满足特欣慰，觉得自己人缘好。现在一想，当时自己其实挺滑稽的。罢罢罢，最起码还有别的事可以让我从这件郁闷的事中摆脱出来、重新振作起来吧。可是我搜肠刮肚发现没有一件事能让我压力少点、心情好点儿。有时候，一想到聚会上我像个免费礼物一样，一群女人们为了把我抢到手而明争暗斗，而不是被当做座上宾，受抬举受恭维，我的心就一阵阵发凉，不敢再琢磨这事了。估计真正看得起我的人应该是那些正在艾克斯

守候着我饱受痛风困扰的父亲身边的人们，可我又不想与他们为伍，因为他们都挺俗气、挺讨厌的。再说，他们很快就要离开那里去我们家了。我们家在约克郡，我真想以一个伟大先知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但这纯属痴人说梦。一句话，我现在真是郁闷加沮丧，心情糟透了！

那天晚上，威瑟斯敲了一下我房门，然后推开门直接进了我屋里。我心理上有所准备，没大惊小怪，因为我住的这个公寓楼里平常吵吵闹闹，有时根本听不见敲门声，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不等应门就直接进屋（我住的楼里都是一群仆人劳役，所以也就不怎么讲究那些繁文缛节。刚开始我还看他们挺好笑，现在也就见怪不怪，入乡随俗了）。威瑟斯轻轻地递给我一封信，盖的是德国邮戳，还是封加急信。当时我刚收拾完，拿上钱包，戴上手套正准备出去。我坐下拆开了信，刚才的郁闷也暂时顾不上想了，只是很好奇谁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信封背面还有一行潦草的字：抱歉，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你帮我从凯里·尼尔逊商行那儿买一对儿船上用的装配螺钉，要那种镀锌的一号尺寸大小的螺钉。信里的内容如下：

“达尔西贝拉”号

弗伦斯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9月21日

亲爱的卡拉瑟斯：

我估计你没想到我会给你写信吧，有些意外吧？因为自从咱俩上次见面以后我很久都没联络你了。我觉得我待会儿要跟你说的话也许很难让你应允，主要是我不知道你最近工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是否很忙。你如果在城里，那么可能你度完假刚上班，脱不开身。所以我写信给你纯属碰碰运气。不知道你能不能来我这儿，咱们一起坐上小游艇去打鸭子。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打猎，我好像记得你以前开着游艇打过猎，具体细节我也记不太清了。我现在待的地方属于波罗的海海域，叫做石勒苏益格峡湾，这里风景如画，要是能坐上游艇观海，感觉肯定超棒。过两天天气要是凉一些，肯定会有很多鸭子，我们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争取一次猎个够。我八月初就绕道荷兰经弗里斯兰岛到这儿了。我的朋友们都因为有事回去了，我现在急需一个打猎伙伴，在这么好的地方我可一分钟都不想浪费。你要是能来我就别提多高兴了。要是你有幸能来的话，就事先给我发个电报。来我这儿最近的路是先到法拉盛，然后坐车到汉堡。我先检修一下游

艇，保证你大驾光临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来的时候带上枪和几张防水布，要是方便的话，去趟兰凯斯特买把枪带过来。最好捎来几件那种卖11先令的夹克和裤子，可别买“游艇”牌的那种。如果你想来这里画画，就把你那套绘图工具带上。还有，你德语说得地道，会帮我不少忙。哎呀，你看我又在这儿唠叨了，甚至都有点儿对你指手画脚的意思了，还请见谅啊，老兄。你知道吗？我有种预感，你肯定会来的。那小弟就在这儿恭候你的大驾了。最后，希望你一切安好。

你的挚友

亚瑟·戴维斯

附言：如果方便的话，请带一个棱镜式指南针过来。

读完信，我把它揉成一团塞在兜里，心里觉得这封信可能对我意义重大，很奇怪的感觉。随后我出了门，懒洋洋地走着，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杜勒斯大街上，经过这条每晚必经之路，就到了我平常老去的那家俱乐部。住在坡尔公寓的人里没有我的朋友，那些人普遍都不太讲究，我也就用不着跟谁去寒暄客气。能见着的人要么是些逛完公园后回来很晚的人，推着婴儿车，里面的宝宝哭哭啼啼闹个不停；要么是些乡下来的游客，恨不得天一亮就出去饱览风景，把旅行手册上的每一个景点都逛到。要说我去的这家俱乐部有时候也挺莫名其妙，要是人家正巧大门不开，我就算白跑一趟。即便俱乐部允许你在这里举办活动，也经常搞得你尴尬难堪、糊里糊涂。俱乐部里不多的几个成员穿得古里古怪，性格也挺怪异，你会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混进来的。里面的饭难吃得很，成员间的讨论交流可以用荒唐可笑来形容。想到这些，我感觉这个晚上还是那么憋屈压抑。然而我冥冥中又觉得自己内心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也不清楚这感觉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应该不是因为戴维斯的那封信吧？九月末坐上游艇在波罗的海上徜徉，估计谁听了都会兴高采烈，巴不得早点儿去。以前考斯那儿的聚会很疯狂，玩儿晚了找宾馆也方便，算是相当不错。八月份坐上汽船在法国境内的河里遨游，也相当惬意。那这回戴维斯说的游艇之旅到底怎么样呢？估计这游艇大不到哪儿去，因为我记得戴维斯的收入不是很高，没那么多闲钱去奢侈挥霍。别说，这么一想，我倒回忆起我这位故交——戴维斯的不少事了。我们是在牛津大学里认识的，刚开始不认识，后来由于校内活动很多，我们经常见面，慢慢就熟了。我觉得他精气神十足，性格单纯，待人谦虚真诚，不过想

想他的确也没什么骄傲的资本。然而，生活就是这样，你先前认识的很多人后来也会渐渐疏于联络。我毕业后在法国和德国待了两年学习语言，而戴维斯因为在印度内战服役期间打了败仗，退役后匆匆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到现在也没见过几面，不过我得承认是他在努力维持着我们之间的友谊。可是我发现我们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本质的分歧。自从踏入社会以来，我在事业上发展得可以说顺风顺水。有几次我见到他，就觉得我和他越来越聊不到一块儿。我的朋友他都不认识，他穿得也不讲究，说实话，挺没劲的。所以他信里居然说是坐游艇，我压根儿没敢往那方面想，原先以为他能有个小船划就不错了。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差点儿就被他忽悠了，坐上不知他从哪儿倒腾来的一条小破船，一连七天在东海岸的海上航行。沿途除了给弄了一身脏兮兮的泥外，再没别的好玩儿的东西。不过最近我又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他的一些其他事情。一番深思熟虑后，我最后想通了：别把什么都太当回事儿，去戴维斯那里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我目前也没什么其他安排，自己当初幻想的“烈士生涯”没那么精彩，最终还以失败告终。十月份，在寒冷的波罗的海上跟一个我不怎么待见的戴维斯晃荡一段时间，也算是一种补偿和安慰吧。我抽了几根烟，绞尽脑汁想还有什么其他选择，结果眼下还真是就这么一条路了。在最不该去波罗的海的时候毅然前往，至少有一种悲壮的豪情，令世人感动的敬仰吧，我想。

我拿出信又读了一遍，看着这些一气呵成、但有点儿语无伦次的句子，我顿时觉得这张薄薄的信纸分明饱含一份昂扬的热情和真挚的情谊。然而再细细品读推敲一番，发现字里行间好像都在预示着在这波罗的海上生活可没那么轻松。说什么“风景如画”，那秋分时节的暴风雨以及接下来十月里的大雾也能算是“风景如画”吗？那些精明的游艇老板，人家现在肯定都在给船员发工资结账，打发他们回家，以免惹出乱子。信里说什么“应该有很多鸭子”，万一一只也没有呢？“要是再冷一些……”冷得要命，还坐游艇出海，这简直就是白白送死。他的朋友们到底为什么都找借口离开了？“别买‘游艇’牌的”，为什么不能买那个牌子的？游艇大小，舒不舒服，有没有别的船员，都没说。这么多该说明的事居然都只字不提，让人抓狂。还有，到底为什么偏偏要“棱镜式指南针”？唉，想这么多也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于是，我干脆不想。后来我在俱乐部里翻了会儿杂志，又跟几个老伙计玩了会儿扑克，没办法，他们老缠着你让你跟他们打牌。然后我就回屋睡觉了。

## 第二章 “达尔西贝拉”号

两天后我就在法拉盛登上了轮船，兜里揣着一张去汉堡的船票，我决定去戴维斯那儿。这个决定好像让人有点儿不解，但是琢磨一下我当时的心理状态，亲爱的读者，你们就能明白的确是事出有因了。你们也许或多或少会认为我是铁了心要惊世骇俗一番，人们也许还会添油加醋地议论我这事儿，恐怕到最后我自己都要追悔莫及了。不过，我还真就是义无反顾了，这样我才能在波罗的海那么遥远的地方，抛开一切世俗偏见，不受任何人打扰地真正享受一次。

出发前一天，也就是接到信的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候，那种莫名的感觉又来了。之前我也跟别人提到过，就是老是不自觉地要分析我去戴维斯那里的利弊得失。

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自己难能可贵的是这回毕竟能够做到不去计较个人得失，而给戴维斯帮忙。况且他信里说他需要个帮手，并且言辞恳切。吃完饭，我去了趟办公室，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于是底气十足地命令我的助手卡特去给我找来一张大点儿的德国地图，看看我要去的地方弗伦斯堡在哪儿。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找点儿事情做。他倒也听话，耐心地搜索起来。德国大部分地方我差不多都熟，毕竟我在那儿也待了一段时间，至于说到底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倒也是其次。德国的人民和历史，现在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我都是很关注的。我在德国德累斯顿和柏林还有许多朋友。说到弗伦斯堡，这座城市容易让人想起1864年的丹麦战争（弗伦斯堡是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座城市。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向丹麦发动的战争。1863年11月，丹麦王国违反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将石勒

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罗恩堡并入丹麦，引起当地日耳曼居民的反抗。普鲁士和奥地利乘机向丹麦发动战争。丹麦战败，放弃对两地的权利。这是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第一步）。卡特最后帮我找到弗伦斯堡在地图上的位置时我都快忘了这是我刚给他布置的任务。我还担心要是看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片地方我会不会浑身不舒服，因为听人说那里气候不好，当地人也不是很友善。反正那儿没什么好的，可想而知我要去那里生活会很惨。其实也不用怎么斟酌，记得上次我同事K君从瑞士回来，被晒得又黑又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见着他，他还跟我打招呼，说：“嗨，卡拉瑟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早走了。不过现在去也不晚，一路顺风，说不定还可以打到最早的一批野鸭子呢。我去瑞士就没选对时间，正是最热的时候。”说完他还叫卡特把英国火车时刻表拿过来（男人们在禁猎那段时间会鼓捣鼓捣枪和鱼竿，还会时不时拿出这张表看看解闷儿，即使他们根本不打算出门）。

那天快吃午饭的时候，我拿定了最后的主意。让卡特发张电报到弗伦斯堡戴维斯那儿，说承蒙邀请，我会在26日晚上九点三十四分到达他那儿。三个小时后，戴维斯就给我回了电报，说我能来他很高兴，还嘱咐我来的时候带上三号瑞普利火炉。我很纳闷让我带火炉干什么，难道那里真的很冷？我心里特别没谱。

我真是越来越优柔寡断了。那天晚上我拿出枪，想到带着这家伙一路上估计麻烦事不少，我就开始后悔了。戴维斯信里还托付我办一堆事，我快成了个甘心让人使的工具了。这也怪不着别人，谁让我好像心甘情愿把自己流放到那儿，帮戴维斯的忙，让他领我的情呢。最后，在出办公室门的时候，我心中涌起一种英雄般的气概，决心坦然面对一切，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托我的事办好。

我先去了一趟兰凯斯特买了戴维斯要的枪，卖枪那家店主对我这个客人爱答不理的，价钱还挺贵。枪我还没拿到手，他就催着把钱给他。戴维斯信里说的什么凯里·尼尔逊商行到底在哪儿我实在找不到。听他那口吻好像这家公司跟英国银行或者大英百货商店这样的地方一样，人人都知道。那一对螺钉看样子也得买，因为我突然想起戴维斯信里说什么“检修”，我无论如何都得拿到，要不然负人所托，我这心里又该过意不去了。在大英百货商店我问有没有那种三号瑞普利火炉，接着他们就给我拿来一个又难看又笨重的铁家伙，里面烧着汽油，那火好像把什么都能烧成灰，看着就让人害怕。我想这东西用来取暖绝对超棒，就买了下来。可又忍不住想戴维斯发电报还专门叮嘱我买这东西，那他住的地方是不是特别冷？我还跑

到游艇租赁中心看有没有船上用的装配螺钉，人家告诉我说没有多余的，还提醒我凯里·尼尔逊商行肯定有卖的。他们的特约经销店在莫宁那儿，在伦敦的东面。去那儿几乎等于跑一趟弗伦斯堡。最后我费尽周折赶到那儿的时候人家都快关门了。就这样在外面奔波了一天，我晚上打车回了家，也没顾上洗漱，叫了外卖，随便吃了点儿，就开始收拾行李，把一切都打点好，准备第二天出发。

终于熬过了最后一个闷热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八点，威瑟斯看见我这么早就吃起来吃饭，还一副惊讶的表情。我又特意检查了一下有没有带上船索螺丝钉，昨天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反正按戴维斯说的要镀锌、一号尺寸的。要说也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戴维斯说的卖十一先令的那种防水布我还是听人介绍去了后街一家黑店买到的。店主说那种防水布卖得特别好，我也就没再跟他讨价还价。买完我急匆匆去了趟办公室（十一点之前我就得到），办公室人来人往，我拿的那两包“黑货”很扎眼，卡特还问我要不要差人把东西拿到我住的地方。我的同事K君好奇地打量着我，觉得我今天怪怪的。我可得守口如瓶，因为他要知道我买“黑货”肯定要么妒火中烧，要么极尽能事损我，让我下不来台。

我后来想起来还要买那个棱镜式指南针，就立刻发电报托人从莫宁给我捎一个过来。正当我庆幸终于不用大老远再跑一趟莫宁了，电报回复说那儿也没的卖，让我试着找找测量仪器生产厂。这封电报让我一下子没了方向，戴维斯要指南针我就开始觉得心神不宁的，指南针毕竟属于测量仪器。回到办公室我完成了当天的工作，最后递交了我的请假报告，跟我的临时上司M君告别，他人很和蔼善良，还真诚地祝我度假愉快。

最后我费尽周折终于在维多利附近的一家店里买到了一架二手棱镜式指南针，那儿的店铺装修得都很体面，乍一看像是珠宝店，其实是典当行。晚上七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装上自己的行李和这几天我置办的那堆挺沉的东西就去了火车站。差点儿没赶上车，八点半的时候车开了，我也算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别了伦敦。十点半的时候，我又登上了船，开始了前往波罗的海的度假之旅，虽说这旅行在别人眼里可能根本算不上度假，最多算是自讨苦吃。

航行的第二天下午，我来到甲板上，午后的一场暴风雨使空气格外凉爽。船已经平静地穿过了泰晤士河口，绕过了有士兵把守的大英帝国首都的海上警戒岗亭，接着夜幕来临的时候船驶入了北海。四周漆黑一片，只有夜空中的星星格外闪亮，肯特山那边飘来的夏日微风好像极不情愿与船冒出的难闻气味“同流合污”。夏天



的天气就是这样，反复无常，我觉得好像连大自然母亲都不搭理我，注定要我在这一“自讨苦吃”的旅行上一直是个孤家寡人了，她似乎还不露声色地挖苦我，说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我就想着戴维斯要是觉得天天打猎的日程无聊，还是歇着舒服，那我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不用再陪着戴维斯了。顺利过完这段时间，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存点儿私心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了。如果天气一直还好，我就可以将就着跟戴维斯待上十天半个月。要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估计十有八九会这样——我就不用打什么野鸭子，谁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戴维斯要是还算理智，就会搁下他那游艇，他也知道在恶劣的天气里出海准是有去无回。那样我就能安安心心在德累斯顿或别的地方待上几个礼拜。我就这么美滋滋地设计着自己的“明天”，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接下来第三天，船驶达汉堡，我又接着坐火车继续北上到弗伦斯堡，一路上除了热就没别的感觉了，无非就是先穿沟越河，后又过城绕地的。最后，经过一站又一站的跋涉，车终于在晚上十点钟到达了弗伦斯堡火车站。由于坐了太久的闷罐车，下车时我都快迈不开腿了。一下火车，戴维斯就迎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哪里哪里，还多亏了你请我来啊。”

虽说火车站灯光很昏暗，可我看见戴维斯这身打扮，还是觉得他不像个成天有豪华游艇开、可以到处玩儿的人。他没穿很有型的那种白色哗叽布料的水手服，也没戴那种雪白的航海帽。谁要是穿这么一身，那是相当有派，一个菜鸟级水手会立马变成一个资深海员。我觉得既然要出海，那至少看上去得专业一点儿吧，就给自己置办了这么一身，这会儿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旅行皮包里。可我又有点儿惭愧，就好像我要故意把他比下去，让戴维斯难堪似的。因为他那身打扮实在是不敢恭维。他头上戴着普特粗花呢绒帽子，上身穿的是老样式的诺福克产的夹克，腿上穿的是颜色都褪得差不多的法兰绒裤子，褐色的鞋上沾满了泥土。我和他握手时，感觉他手很粗糙，估计是长时间刷油漆造成的吧。另一只绑了绷带的手还拎着一个包裹。他也偷偷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好像是在印证以前对我的种种猜测是否属实。接着，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但又有些许羡慕的神色。眼前的戴维斯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那依旧碧蓝的眼睛，轮廓分明的脸庞，和眼神里透露出的简单纯粹，还有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儿也不减当年。不过时光流转，他肯定有所变化，虽然